

“一不小心就老了”——这句话若出自二十五岁姑娘之口，自是文青式调侃或幽默；而若出自自我这样的男人嘴巴，势必被说成矫情。不过另一方面，这也是我此刻切切实实的困惑和感受。

“逝者如斯夫，不舍昼夜”！小心也罢，不小心也罢，都要把人冲去“老”这个车站。不管你多么风流倜傥才华横溢，亦无论你何等千娇百媚闭月羞花，“老”都是你必须“到此一游”的站。

我现在就到了这一站。让我觉得不公平的是，以前所经各站乘坐的都是咣咣唧唧的绿皮火车，只有这一站是乘动车组，不，乘高铁，忽地一下子就进站了。不知是谁替我网购的票，亦不知是谁将我一把推进车厢的，简直就像个阴谋。

这么着，下了车我对分明写着“老”字的站牌发愣。举目四顾，有咋咋呼呼甩着红绸蹦跳“大妈舞”的，有“抱虎归山”打太极拳的，有坐在马扎上哼着“文革”小调钓鱼的，有歪在树下石凳上闭目养神的，与此前各站风景迥然有别。再一看，刚才的“高铁”已经不知何时不见了——

我将留在这里，留在“老”的现场！

可我怎么就老了呢？昨晚吃的什么固然时常想不起来，但看书看到第几页大体不会记错。偶尔遭遇的日语生单词也休想让我眼皮底下溜走，日语那玩意儿还能算外语吗？论体力，再爬泰山快到山顶时怕是要举步维艰，但一般坡岭沟坎仍可如履平地。比我年纪大得多的钟南山院士前不久在“南国书香节”上说他现在看见漂亮女孩仍会为之心动。我也心动——为谁心动绝非院士特权——心动即活力的证明。

不过细想之下，老的证明也并非没有。例如，

当年看女性，眼神如狼似虎地几乎全部扑向漂亮的形体。而今，除了漂亮，还会留意气质；吟诗，当年更喜欢“长风破浪会有时，直挂云帆济沧海”，而今，则更欣赏“行到水穷处，坐看云起时”；诵词，当年更中意“乱石穿空，惊涛裂岸，卷起千堆雪”，而今更醉心于“陌上花开，应缓归矣”；读文章，当年更对繁复华丽的排比句情有独钟，而今则对日常性语词渗出的韵味别有心会；看景，当年更为旭日东升霞光万丈的壮观激情澎湃，而今则为山坡狗尾草从那一抹夕晖低回留连。还有，当年更对山那边未知的是乘动车组，不，乘高铁，忽地一下子就进站了。不知是谁替我网购的票，亦不知是谁将我一把推进车厢的，简直就像个阴谋。

这么着，下了车我对分明写着“老”字的站牌发愣。举目四顾，有咋咋呼呼甩着红绸蹦跳“大妈舞”的，有“抱虎归山”打太极拳的，有坐在马扎上哼着“文革”小调钓鱼的，有歪在树下石凳上闭目养神的，与此前各站风景迥然有别。再一看，刚才的“高铁”已经不知何时不见了——

我将留在这里，留在“老”的现场！

可我怎么就老了呢？昨晚吃的什么固然时常想不起来，但看书看到第几页大体不会记错。偶尔遭遇的日语生单词也休想让我眼皮底下溜走，日语那玩意儿还能算外语吗？论体力，再爬泰山快到山顶时怕是要举步维艰，但一般坡岭沟坎仍可如履平地。比我年纪大得多的钟南山院士前不久在“南国书香节”上说他现在看见漂亮女孩仍会为之心动。我也心动——为谁心动绝非院士特权——心动即活力的证明。

不过细想之下，老的证明也并非没有。例如，

艺术节我已经参加过很多届，至今记不太清楚有多少次了。记得第一届艺术节的时候，我和廖昌永担任开幕式上的升旗手。那届开幕式上，我还跳了舞蹈《醉鼓》。如今回望，突然发现，上海国际艺术节已经有17届了，时间过得真快。

对我个人来说，印象最深的是2012年的上海国际艺术节。因为那年我参加表演的不是舞蹈，而是话剧——是一部由陈薪伊导演、喻荣军编剧、上海话剧中心制作创排的作品《吁命》，讲的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吴孟超。我和姜际成老师共同扮演吴老，我从3岁演到40岁，姜际成则扮演40岁到90多岁的吴老。我和吴老先生的经历有点像，小时候因为个子矮，爸爸让我吊双环，悬空挂了3个多月，长了3公分，才进了上海舞蹈学校。而吴孟超老先生也曾因为个子矮，差点与外科医生这个岗位失之交臂。作为一名舞者，能在这么多

国际艺术节里参演一次话剧，同时也是这台戏的编舞，让我记忆深刻。

今年艺术节的舞蹈节目是我特别期待的。最近几年，上海国际艺术节出现一个很好的现象，国际艺术节已经有17届了，时间过得真快。

就是来了很多国际上刚上演的新剧目。拿今年来说，比如希薇·纪莲的告别演出《生命不息》，比如杨丽萍的《十面埋伏》，包括上海芭蕾舞团的原创舞剧《长恨歌》，这都是1年之内的新作，已经能让上海观众足不出“沪”地看到了，这是艺术节越来越和国际接轨的体现。

今年艺术节的舞蹈实力确实强，我自己一直在期待玛莎·葛兰姆现代舞团。这个舞团不单是在现代舞上有所成就，甚至在人类舞蹈发展史上也是重量级的一笔。

每到深秋，就特别思念父亲詹同。

今年中秋，我用父亲的画儿编发了一篇微信——《中秋节》，可仓促间打错了字，竟把他的作品《中国十个节日传说》写成了《中国是个节日传说》，而且直到第二天才发现，懊恼不已……这个小差错使我想起了与父亲有关的另两个失误。

1984年，父亲在杂文《自以为是一例》里写道：“漫画创作忌讳信笔挥就，尤其是对生活观察不够深入细致时，作品就难免要出毛病。我自己虽有随身携带速写本，记录周围生活点滴的习惯，但有时也失之疏忽，自以为是，犯了常识性错误。……”他在文中自曝差错：在一幅反映上海公交车拥挤的漫画里，一不留神画错了公交车车门的方向。“问题恰发生于我在起稿时未经认真思考即下笔，因而将公共汽车车门画反，铸成一错，发表后，组稿的编辑曾说：‘我们也有责任，当时没能看出来。’一些好心的读者也宽慰我说：‘智者千虑，必有一失’。说实在的，对我的安慰越多，我心里越不是滋味。……”他还特意把那幅错画放在文中做插图。

在繁忙的美术电影工作之余，父亲一直坚持漫画和儿童美术创作，态度极为严谨。他时刻构思，随手勾勒，常常会为一幅作品构思很久，画很多草稿并反复修改，所以平时几乎没有什么休闲和放松的时间。他也同样严谨地对待自己的差错，坚持用特有的幽默方式认真地更正，不为了所谓面子护短、不患得患失、即知即改，这种精神让我敬佩不已，也深深地影响了我。

真能倒回青春站，我想首先当个好儿子，不再只顾忙自己这点事，而用更多的时间回乡探望父母，进而把父母接来自己身边，多陪他们说说话，多留心他们脸上增多的皱纹，多体察他们的心事，多满足他们不多的愿望。其次当个好父亲，较之望子成龙，更关心其成长途中是否开朗、快乐和健康。再次当个好丈夫。我要开始做家务，至少在三八妇女节那天做一手好菜端上桌犒劳终日操劳的妻子……

然而，人生如过河的卒子，回程票是没有的啊！怎么一不小心就老了呢？

夜光杯

深秋里的浅念

詹咏

还为每篇文章配上漫画插图，准备编写他的第二本文集。他给这本文集取名为《冰核（北京方言音胡）儿集》。

我和姐姐詹萤不解其意，父亲解释道，冰核儿是在他童年时代的北京炎夏里，小贩们提着小篮叫卖的一种天然冰块儿，遇到买主，现敲现卖，一枚小钱能买上一整块，或是几小块碎冰，可吃亦可擦抹额头祛暑。他希望自己的这些随笔能像“冰核儿”般给读者带来些许头脑清凉，并在自序中把这雅致的创意也写了出来。

当年十月，父亲病逝。母亲洪金凤在沪上知名报刊发表了悼念文章《永远的怀念》，提到了这本书。然而，许是知道父亲多年从事美术电影和漫画、儿童美术创作，所涉内容总离不开孩子，编辑在发稿时不假思索地把书名改成《冰孩儿集》。说实在的，报纸能刊载悼念文章已经很不错，再刊登更真实属不可能完成的任务，我们只能望文兴叹，但母亲一直将此引为憾事。

父亲离开我们已经整整二十年了。近日，北方一家出版机构找到我母亲，希望再版父亲的童书作品。编者告诉我们，这些年里不少读者依然怀念着他和他的作品，这让我们很感动。而这二十年间，母亲和我们也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父亲。我们的脑海里，不仅仅有他认真创作了一辈子的作品，还有他生活中的点点滴滴……

以此短文怀念父亲。

王楚华

我在省级以上文艺期刊发表处女作始于1979年。当时写得最顺手的就是“用唱词写故事”。那时候年轻，我用这种形式写的《孙中山伦敦蒙难记》《折箭》等一批曲艺和小剧本，不想全被当时的《四川文艺》等刊物发表。更令我喜出望外的是，《齐桓公任人唯贤》还获得了“1981年四川省首届优秀文艺作品奖”，这更坚定了我从事文艺创作的决心。

我还得说说我的新编历史剧《邯鄲雪》，因为它是一部被人誉为知识改变命运的作品。当时在四川省委“振兴川剧”的号召

下，万县地区共选出十多部有修改前途的剧本在夔门集中评审。我有些怯场，就选了个不起眼的角落就座。当时，突然听到一个北方口音在会场上空回响：哪个叫王楚华呀？我一下子怔住了。我这样的俗物，连碰到县里那些准官儿，都想尽快回避，猛听到薛群局长问我，真有点受宠若惊。我愣怔了很久才红着脸站起来，而且只回答了一个字：我！

1984年《邯鄲雪》代表万县地区参加全省会演获得了编剧等七项四川省政府大奖。庆功会后不久，上面就下达文书，批准我所在剧团由集体所有制恢复转型为地方国营。同年五月，我就被引进到四川省泸州市文化局创作研究室，还成了专业作家。

总觉得我现在编文集早了点。不料前年哮喘病大发，出院后，老妻就啥啥也没有身体重要，你要是走了我一个人怎么过啊？说得我心头酸酸的。她跟我四十四年了，风风雨雨走到今天委实不易。以前没电脑，她还要帮我抄稿件，还要说出她的读后感以供我修改时参考。一部作品往往往几万或几十万字，她说把胃都抄痛了。是啊，我的作品里不仅饱含着我的体温，也流淌着她的心血。

我没有儿女，只有一身骨气。唯一疼爱我的亲人外婆也于1972年仙逝了。从那个时候起我就清楚地意识到：只有我自己才明白的那种孤独感将会伴随一生。

我母亲生前曾说，求人不如求学，学问才能改



事事如意（中国画）戴振宇

故事之一：新加坡是弹丸之地。近十年来，新加坡为了扩大自己的国土面积，拼命围海造地，已经造出了200平方公里的新国土。本国没有多余的泥沙怎么造地？新加坡就问邻近的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购买，一立方泥沙一立方泥沙算钱，毫不含糊。

后来，这笔好生意终止了，因为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发现自己的海洋线在退缩！有记者提醒：别忘了我们是岛国，泥沙并不多！此消彼长还了得？你们是在卖国啊！

于是，这两个岛国再也不敢把泥沙卖给新加坡。新加坡经过反复联系和商榷，开始问远得多的柬埔寨和越南购买泥沙，每立方21美元，相当于128元人民币。

我依稀记得上海曾经帮助新加坡造过机场，那些跑道就是用泥沙填海填出来的。

故事之二：2014年，德国有家建材公司，老板叫海森堡，他打听到阿联酋的迪拜将要建设一个世界级的豪华赛马场。要建赛马场，当然要用大量的沙子。海森堡对公司员工说：我要把德国沙子卖到迪拜去。

同事们哑然失笑：阿联酋是沙漠王国，它们也许缺这个缺那个，唯独不缺的就是沙子呀！

海森堡忙碌了几个星期，带上好几包德国沙子赶到迪拜，直接找到赛马场筹建负责人赫尔穆特。赫尔穆特第一个感觉是：这个德国佬一准是疯了。海森堡抬起手说：你能不能听我说一说呢？你们迪拜虽然不缺少沙子，可是这里的沙子颗粒偏大，并不适合铺设赛马场。一旦用上，伤到身价动辄千万的纯种马，你们的损失将难以估计啊！

赫尔穆特吃了一惊，开始对这个德国佬感兴趣了，道：你说的虽然有道理，但我怎么确定你的沙子不会伤到我的赛马呢？

海森堡把带来的十几包德国沙子放到桌子上说：这就是我今天来找你的目的。

赫尔穆特抓起每一只袋子里的沙子，捻了捻，看了看，他无论如何想不到德国的沙子竟是如此细腻和柔软——其实，海森堡只是把德国的沙子筛了无数遍，去粗存精，去大留小，所以才那么细致柔滑，仅此而已。

最后，赫尔穆特和海森堡签订了购买1500立方德国沙子的合同，海森堡狠狠赚了一笔。

不是故事的之三：交通运输部规定，上海长江口的航道必须保持在12米水深。上海的大型疏浚船从长江口挖出了大量淤积的泥沙，可是，只有四分之一的疏浚土被用来造地了，其他都抛掉了。

我们为什么没有人想到把这些抛掉的泥沙卖给新加坡呢？为什么没有人想到把这些沙土过滤筛选之后卖给阿联酋呢？眼下，上海的疏浚土出售价每立方米只要12到13元人民币，绝对有竞争力！

国土、国土有个“土”字，严格意义上的国土，应该大部分是由泥沙组成的。倘若一个国家只有石头只有山，或者只有水只有冰，老百姓是呆不住的。

变自己，算是把我封锁了。我在本世纪初出版的《王楚华剧作选》后记中就作过这样的表述：数十年来，本人一直用天马行空的硬笔蘸着气血写作，在孤独与白眼中进行“斗风车”似的冲锋，弄得伤痕累累。好在我所问世的作品，没有一个字是靠关系、凭吹嘘、或者耍手段、玩心计上去的，它们

维护了汉字的贞洁与尊严。

我的父母都是本分人。他们把自己的三个儿女调教得个个成器不容易。我无法报答双亲大人的生养之恩，只有将这套文集敬献给二老的在天之灵，愿它们化作一尊石碑，身负几行不孝儿子的哀思，永远侍立在父母膝前。

泥沙有啥用

童孟侯

